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六十八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十八

起昭陽協治盡著
雍田敦凡六年

神宗顯皇帝

萬曆十一年春正月辛酉京師風霾欽天監奏主邊兵
壬戌敕兵部令各邊將慎加防備 是月緬甸犯雲南
初緬甸去雲南遠自其酋莽瑞體以兵服諸蠻勢遂強
數擾邊境江西人岳鳳者商隴川驍桀多智爲隴川宣
撫司多士甯記室士甯妻以妹鳳誘士甯往見瑞體潛
與子曩烏弄酖殺之竝殺其妻子奪金牌印符受瑞體

偽命代士甯爲宣撫已而瑞體死子應裏嗣鳳導之入
寇窺騰越永昌大理蒙化等處已陷順甯指揮吳繼登
千戶祁維垣戰死巡撫劉世曾以聞請以南京坐營中
軍劉綎爲騰越遊擊移武靖參將鄧子龍爲永昌參將
各提兵五千竝調諸土軍會勦從之綎都督顯子也

攷異

緬甸入寇據明史本傳在去年十月此蓋奏至月日也本紀系寇永昌于閏二月甲子今據三編彙記之

召南京兵部尙書潘季馴爲刑部尙書 二月戊子承

天府地震 閏月甲子詔封諱達子徹辰汗爲順義王

徹辰汗舊作乞慶哈徹辰汗者鴻台吉更名也

卽黃台吉三編或作鴻或作歡

乙丑車駕發京師謁天壽山陵免所過州縣田租庚午

如西山謁恭讓章皇后景皇帝陵辛未還宮 三月甲

申追奪張居正官階馮保既得罪新進者益務攻居正

詔奪上柱國太師再奪謚斥其子錦衣衛指揮張簡修

爲民居正諸所引用者先後斥削殆盡 乙酉振臨輦

平延慶五府旱災免田租

攷異明史本紀系乙酉于閏二月閏月無乙酉也或係倒

誤或乙酉有誤字今改入甲申下

庚子賜朱國祚等進士及第出身

有差是科廷對輔臣張四維子甲徵申時行子用懋皆

中式預焉時御史魏允貞陳時弊四事因言自居正三

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

致政之後始許廷對庶倖門稍杜疏上張四維大愠因

爲其子白誣且乞骸骨時行亦疏辨上竝慰留而責允
貞言過當戶部員外郎李三才奏允貞言是竝貶秩調
外給事中御史周邦傑趙卿等論救不納允貞雖謫然
自是輔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 是月兵部尙書吳
克罷時魏允貞劾克厯附高拱張居正且餽馮保金千
兩封識具存給事中王繼光亦言克受將吏饋遺御史
林休徵助之攻上乃令克致仕去後數年卒初拱罷相
克獨送至潞河及拱再起超擢用之克釋褐十三年而
得節鉞前此所未有故允貞竝及之然克邊功與王崇
古方逢時相亞云 左副都御史邱橐上疏畧曰京官

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留此
考績之積弊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私囑已衆甫臨所
部竿牘踵來此請託之積弊也撫按考察監司必託之
有司有司不顧是非侈加善考此訪察之積弊也撫按
所劾半在單寒其有勢力者雖貪墨仍登薦剡此舉劾
之積弊也懲貪之法全在提問乃或陰縱使去或朦混
倖免卽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
此提問之積弊也薦則先進士劾則先舉監此資格之
積弊也州縣佐貳役之如輿隸其有貪黷者又不屑禁
治禮與法交失考課教職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此

待佐貳教職之積弊也爲巡按所舉者卽自居門生歲時饋問終身不絕此饋遺之積弊也陛下誠大奮乾綱痛懲吏弊天下可治矣上嘉納之夏四月丁巳張四維以憂去初四維曲事張居正然心不善其所爲居正卒四維始當國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因上疏言事請蕩滌煩苛宏敷惠澤上納其言朝政爲之稍變四維復引居正所沈抑者稍稍登用時望頗屬至是以父喪歸先是居正餘黨欲逐四維擁申時行爲首輔四維愠語時行客曰夫首相者若天行有春必有夏何相迫爲時行得疾在告及起不敢謝過然默而已四維

乃與門生在言路者謀攻時行疏具將上會四維父訃
至乃已四維歸後服將闋而卒 己未以吏部侍郎許
國爲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國與申時行善
會張四維去時行爲首輔因薦之 甲戌承天大雨江
溢漂沒民居人畜無算 是月廣東羅定兵變初總督
兩廣凌雲翼平羅旁徭改瀧水縣爲羅定州事見萬州
麻五年
有東西山東設東安縣西設西甯縣留參將陳璘填之
至是璘以東山建寺廟起營兵三百人充役左右營卒
遂亂執哨官劉一鸞扶幾死璘捕斬其首惡黃玉等百
餘人遂平之 致仕大學士徐階卒階里居後爲高拱

所厄及拱罷始得安萬曆十年階年已八十詔遣行人

存問賜璽書金幣至是卒贈太師謚文貞階以恭勤結

主知立朝有相度保全善類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間有

委蛇亦不失大節方嚴嵩初罷階以三語榜于直廬曰

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由

是票擬公之同列言路亦益發舒當時翕然稱階爲名

臣攷異三編系階卒于是年四月證之明史本傳言萬

卒似階以萬曆二年卒也然三編載階卒于萬曆十一

年四月而明史稱又書階卒于四月已巳皆據實錄又

攷太岳集所載居正乞優禮者碩疏言階年已八十與

毛紀等年壽相同存問一節宜從優厚云云據其子懋

修謂此疏及徐公八十壽文皆先公病急將屬纊之前

自爲之然則階蓋以萬曆十年年八十所謂明年者乃

十年之明年正與史稿三編十一年階宰相符傳言階嘉靖二年登第奉旨歸娶當在二十歲上下若萬厯元年八十則登第已三十矣今刊正 改戶部尚書張學顏于兵部工部

尚書楊巍于戶部以戎政尚書楊兆爲工部尚書 六

月乙丑振承天漢陽鄖陽襄陽災時四府皆罹水患命

巡按御史等動支布政司庫錢糧竝發近府縣所貯銀

與倉穀相兼分道振卹 是月擢編修吳中行爲右春

坊右中允檢討趙用賢爲右春坊右贊善時廷臣交薦

中行用賢輔臣申時行言此二臣遭挫已久茹痛已深

不宜但叙年資僅從常調乃有是命致異中行用賢以申時行再薦晉官

摺從信錄本之綸扉章 奏在是年四月今据增 秋七月辛丑太白晝見 是

月吏部尙書嚴清以病免清長吏部日討故實辨官材
自丞佐以下皆親署無一倖進者中外知其廉儉書問
幾絕至是得疾上猶數問尙書病愈否改戶部尙書楊
巍于吏部以南京兵部尙書王遴代巍 都御史陳炯
罷起致仕南京吏部尙書趙錦代之 八月丙辰免山
西被災稅糧 九月甲申上率皇后如天壽山謁陵已
丑還宮時上議作壽宮于大峪山御史傅應禎方召還
復官聞上將幸昌平而薊鎮告警應禎止上勿行上雖
不從優詔荅之 冬十月癸亥停刑 辛未河南湖廣
水災詔分別蠲振有差 是月禮部尙書徐學謨罷學

謨素與張居正厚累遷右副都御史撫治鄖陽居正歸
葬父學謨事之謹遂召爲刑部侍郎越二年擢長禮部
自宏治後禮部長非翰林不授惟席書以言大禮故由
他曹遷萬士和不由翰林然先歷其部侍郎學謨徑由
他部拜禮部尙書廷臣以居正故莫敢言居正沒學謨
急縮如于申時行以自固及是命擇壽宮通政參議梁
子琦劾其始結居正繼附時行詔奪子琦俸未幾吏科
給事中鄒元標復劾之乃令致仕歸以禮部侍郎陳經
邦陞任代之 十一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辛丑免蘇
松被災稅糧 十二月甲子禮部彙奏四方災異詔羣

臣修省 庚午慈甯宮災慈聖皇太后移居乾清宮命百官修省三日給事中萬象春言保身節用二事御史丁此呂言慎舉動宏聽納正典刑去倖位訓近侍五事又請撤鰲山燈火停蘇松織造江西燒造還建言譴謫諸臣去張居正餘黨連誅徐爵游七疏入皆報聞 是月吏科給事中鄒元標以慈甯宮災上言六事時上方留意聲色游宴元標因言臣曩進無欲之訓陛下試自省果無欲耶寡欲耶語云欲人勿聞莫如勿爲陛下誠宜翻然自省加意培養疏入上以爲刺已怒甚時元標方劾徐學謨申時行以元標已門生而劾罷其姻亦銜

之遂謫南京刑部照磨 是歲

大清太祖高皇帝起兵征尼堪外蘭初古喀之役城主阿泰死之阿泰妻

景祖長子禮敦巴圖魯之女聞警恐女孫被陷率三子顯祖往援先後入古喀城城中守禦甚堅李成梁不能克而蘇克素護河部圖倫地有尼堪外蘭者詭往招撫城中人信其言殺阿泰以降成梁盡屠之遂竝害

二祖

太祖時年二十五國人號聰睿貝勒痛

祖父之讐爰起兵討尼堪外蘭襲之于圖倫城尼堪外

蘭遁入嘉班城

舊作甲板

得甲三十卒百人以歸遂克之時

是年五月也

大清所居之國在長白山東鄂謨輝之野鄂多理城號

曰滿洲在建州衛地處遼瀋之東維時諸部分裂滿洲

國之部五長白山國之部二東海國之部三扈倫國之

部四尼堪外蘭所居為滿洲五部之一既敗懼偏于

大清遂徙邊塞近地築鄂勒琿城而居

三編築鄂勒琿城在是年八月

太祖復以兵五百進攻之

我

效異明

史本

紀書

是年五月

帝起兵征尼堪外蘭

克圖倫城三編亦于是年五月書

大清發祥肇基之本末于目今致萬曆

之並序

十年李成梁襲古勒寨殺阿台及阿海具詳明史成梁

本傳通鑑紀後周事凡交涉宋太祖者俱另行稱新朝

廟號頂格書之故明史三編皆仿其例今從之克國倫
在五月尼堪外蘭遷居鄂勒琿在八月今並系于是歲
之末以後
例仿此

十二年春正月御史范儁陳時政十事語皆切至而中
言人欲宜防力以靡曼麴蘖爲戒時鄒元標方以言事
忤上意會上遭微疾大臣方問安而儁疏適入上恚曰
嚮未罪元標致儁復爾當重懲之申時行等擬鑄秩上
猶怒將各予杖是夜大雷雨明日朝門外水三尺餘上
怒稍解時行等力救尋斥爲民政異事見明史盧洪春傳特書于是年正月今
增据御史張文耀劾原任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原任
湖廣道御史曾士楚汙蠹臺諫以張居正奪情倡保留

議也初居正死士楚當按蘇松憮然曰吾何面目見吳趙二公遂引疾去至是與三謨被劾詔竝斥爲民二月己酉無逸殿災辛酉免淮安揚州鳳陽徐州被災稅糧丁卯京師地震有聲己巳釋建文諸臣外親謫戍者後裔從御史屠叔方請也叔方言成祖有練子甯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今旣褒表忠魂建祠致祭其墳墓苗裔厚加卹錄而親黨猶蔽覆益如江西胡閏一族赤矣內親盡矣猶抄解外甥分戍若此者不一而足乞查前項姻戚有在戍者竝宥還鄉部議願回者放回不願回者給與免帖從之詔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

孝孺等連及者俱免之于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
得免者凡三千餘人 三月己亥減江西燒造瓷器自
嘉靖中遣官之江西造內殿醮壇瓷器三萬後添設饒
州通判專管御器廠燒造隆慶間遂驟增至十餘萬至
是以御史言命減之 夏四月乙卯籍張居正家初遼

王憲勳之廢

事見隆慶二年

居正實構之及居正卒王妃因上

疏訟冤御史羊可立復追論之而王妃訴言居正強占
欽賜田產遼邸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家于是上命司禮
監張誠及侍郎邱檉等往荊州籍居正家守令先期錄
人口錮其門子女餓死者十餘輩誠等盡發其諸子兄

弟藏得黃金可一萬白金十餘萬長子禮部主事敬修
不勝拷掠自縊死事聞申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
少緩之刑部尙書潘季馴復特疏言居正母年逾八旬
旦暮莫必其命語尤激楚於是詔留空宅一所田十頃
贍其母憲嬭旣廢國卒除諸宗皆隸楚藩而初構憲嬭
之施篤臣者亦見隆慶二年以先死得免 初言路爲居正所
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羊可立李植江東之並荷
上寵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爲重
執政惡之未幾御史丁此呂劾侍郎高啟愚主南京試
以舜亦以命禹爲題爲居正勸進上手疏示申時行時

行言此呂以曖昧陷人大逆恐讒言踵至非清明之朝
所宜有尙書楊巍因請出此呂于外植東之交章劾時
行巍蔽塞言路上爲罪啟愚留此呂時行巍求去余有
丁言大臣國體所繫今以羣言留此呂恐無以安時行
巍心上乃聽巍出此呂于外許國尤不勝憤專疏求去
言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
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
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
長意蓋指中行用賢等也自是言官與政府日相水火
矣 丁巳游擊劉綖參將鄧子龍等討雲南隴川賊平

之緬甸之叛也。迤西諸部如車里八百、孟養、木邦、孟艮、孟密、蠻莫皆附于緬，以兵助之。遂于去年十月進攻姚關，勢甚熾。黔國公沐昌祚等大徵漢上軍戰，屢捷。至是，綖及子龍以勁師繼至，遂大破諸蠻部于姚關之攀枝花地。三編質實姚關在灣甸土州北接順甯攀枝花地名爲緬甸中五城之一初，岳鳳附緬，爲莽瑞體招諸部拒中國，傷官軍，逆勢寢成。緬深倚之，久之以緬不足恃，而鄧川土知州何鈺鳳友壻也。初使人招鳳鳳執其使獻緬，及是鈺復開示百端與之盟誓。鳳意方中悔，會官軍大至，乘勝追擊，先後斬首萬餘。于是鳳益懼，乃令其妻子及部曲降于綖，綖責令獻金牌。

符印及蠻莫孟密地乃以送鳳妻子還隴川爲名分兵
趨沙木籠山先據其險而自領大兵馳入隴川鳳度無
可脫始詣軍門降綖旣平隴川遂進兵攻緬甸致黑隴川之平
明史本紀系之四月丁巳按命劉綖討緬甸在去年正
月而諸書所載姚關之役卽在十一年之冬惟明史緬
甸傳言自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平之核與本紀相
差一年按朱氏大事記言癸未至甲申四月癸未乃十
一年甲申十二年本紀系平隴川于十二年四月者與
諸書合而姚關之役卽在十一年之十月今類書之

五月甲午京師地復震 六月辛亥以雲南用兵免

稅糧及逋賦 秋七月癸巳太白晝見 是月刑部尙

書潘季馴罷先是季馴以治居正獄太急力言之會御

史李植江東之輩與大臣申時行楊巍相許季馴力右

時行魏痛詆言者言官交怒于是植遂劾李馴黨花居
正落職爲民 八月丙辰盡削張居正官奪璽書誥命
詔以罪狀榜示天下謂當剖棺僇屍而姑免之其弟都
指揮居易子編修嗣修俱發戍烟瘴地自是終萬厯世
無敢白居正者 九月丙戌上奉兩宮皇太后如天壽
山謁陵已丑復閱視大峪山用前禮部尙書徐學謨言
將卜壽宮于此時御史李植巡按畿輔扈從行視謂其
地未善欲偕御史江東之疏爭之不果辛卯還宮 上
自山陵還兵部尙書張學顏上疏曰皇上恭奉聖母扶
輦前驅拜祀陵園考卜壽域六軍將士十餘萬部伍齊

肅惟內操隨駕軍士進止自恣前至凉水河喧爭無紀
律奔逸衝突上動天顏今車駕已還猶未解散謹稽舊
制營軍隨駕郊祀始受甲於內庫事畢卽還宮中惟長
隨內侍許佩弓矢又律不係宿衛軍士持寸刃入宮殿
門者絞入皇城門者戍邊衛祖宗防微弭亂之意甚深
且違今皇城內被甲乘馬持鋒刃科道不得糾巡臣部
不得檢閱又招集厮養僕隸出入禁苑萬一驟起邪心
朋謀倡亂譁于內則外臣不敢入譁于夜則外兵不及
知譁于都城白晝則曰天子親兵也驅之不肯散捕之
莫敢攖正德中西城練兵之事良可鑒也疏上宦豎皆

切齒爲蜚語中傷上察知之詰責主使者學顏得免然亦不能用也 是月劉綎復攻緬甸破之隴川岳鳳旣降諸部俱殺緬使來歸惟蠻莫孟養不下時鳳子曩烏弄亦降綎乃攜鳳父子往攻蠻莫蠻莫馳報應裏發兵圍隴川綎乘機掩殺賊窘乞降縛緬人及象馬來獻遂招撫孟養賊賊將乘象走追獲之復移師圍孟璉生禽其魁于是復率兵出隴川孟密直抵阿瓦緬將猛勾詣綎降勾端體弟也于是雲南悉平綎復數岳鳳父子起釁罪誅之獻俘于朝上爲告謝郊廟受百官賀閣臣申時行以下皆進官蔭子綎亦進副總兵予世蔭

攷思平隴川在

是年四月而是時緬將守隴川未下及九月攻孟養蠻
其降之乃挾以攻緬甸故明史麓川傳中特書云時萬
曆十二年九月也又證之宰輔表申時行等進官皆在
九月蓋据奏捷受俘之月分書耳今參劉綎及緬甸麓
川傳分月書之

冬十月丁巳停刑 丙寅免湖廣山東被災

稅糧 是月禮部尙書陳經邦罷以吏部侍郎沈鯉代

之鯉起自宮僚服闋還朝甫二年由贊善六品洊擢正

卿而鯉素負物望故時論不以爲驟云 十一月己丑

余有丁卒有丁自七月以疾在告十月再疏乞休不允

至是遂卒于官 攷異明史本紀有丁卒在十一月己丑
三編書之十月据其乞休類記耳今從

明史 是月癸酉朔大統厯推日食九十二秒回回厯推

不食已而回回厯驗禮科給事中侯先春請以回回厯

纂入大統歷中以備考驗報可 十二月癸卯無逸殿

又災

攷異據明史五行志是年無逸殿兩災一二月已酉一十二月癸卯朔也史稿所記乃據又災月日

今據志分書之

甲辰起侍郎王錫爵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王家屏以吏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錫

爵因救論奪情諸臣積忤張居正以禮部侍郎家居五

年不出至是卽家起之家屏前爲日講官敷奏剴摯上

歛容受之稱爲端士及是遂以吏部侍郎入閣去史官

僅二年先是李植江東之與申時行相構以錫爵買時

望且素惡居正當與時行貳故力推之比錫爵至乃與

時行合弗善植等植由是大恨 癸亥罷開銀礦自嘉

靖間以廣行開採公私交驚礦利遂釀浙江江西盜患
隆慶初罷薊鎮開採南中諸山亦勒石禁止至是奸民
屢以礦利請廷臣力陳其弊上從之然意殊怏怏比及
十年後礦使四出矣 是月詔以陳獻章胡居仁王守
仁從祀孔廟初隆慶元年都御史徐枋等言王守仁陳
獻章宜從祀給事中趙思誠等言二人不宜從祀其後
御史詹事講上言明興二百年來諸儒聿興直肩斯道
若薛瑄王守仁陳獻章其最著者也今瑄已入祀而守
仁獻章格于議而不得與夫守仁之功烈文章獻章之
出處大節雖其言良知言主靜若近于偏枯顧言知而

未始廢行言靜而未嘗離動合一之功與宋大儒之論同歸一致宜以守仁獻章並從祀至是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言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弟出處如獻章文章功業如守仁純心篤行如胡居仁並宜從祀從之乃以三人並從祀兩廡列于薛瑄之次

十三年春正月己丑詔停閏年考察 辛卯四川建武所兵變擊傷總兵沈思學 是月召海瑞爲南京僉都御史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張居正沒吏部擬用左通政上雅重瑞名乃畀以前職官南京至是在道復改

南京吏部侍郎瑞時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尸諫之義大畧謂治化之臻莫先于重懲貪吏因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以飭墨刑語極剴切而時議以爲勸上虐刑御史梅鵬祚劾之上察瑞忠誠爲奪鵬祚俸

二月丁未南京地震時淮安揚州廬州及上元江浦六合皆震江濤沸騰 庚午大雩以京師自去年八月不雨至于是月禮部奏舊制大雩之祭遣官攝行如雨澤愆期則皇上躬行禱祀從之 三月丁丑罷內操初上集內豎三千人授以戈甲操于內廷尙書張學顏諫不

聽刑部主事董基抗疏言內廷清嚴之地無故聚三千
之衆以凶器嘗試竊爲陛下危之且聞此三千人竟日
演練中暍瀕死者數人若輩未有不怨者聚三千蓄怨
之人于肘腋危無踰此疏入忤旨貶二秩調邊據明史
基諫內
操在十至是兵科給事中王致祥復言祖宗法非宿衛
士不得持寸兵今授羣不逞利器出入禁門其禍不細
大學士申時行等以忤中官乃乘間言于上納致祥奏
卽日罷之基亦量移南京禮部主事攷異據明史稿在
是月丁丑今參列
傳書之 戊寅山西山陰縣地震旬有五日乃止 甲申

復大雩 己丑總兵李成梁大破泰甯寇于遼塞時巴

圖爾欲報其父博斯呼之怨偕從父綽哈姑塔呼達

舊作

花糾西部伊勒敦等

舊作以兒部

以數萬騎入掠瀋陽既退

駐牧遼河欲犯開原鐵嶺成梁與巡撫李松潛爲浮橋
濟師踰塞百五十里疾掩其帳寇已先覺整衆逆戰成
梁爲疊陣親督前陣而松以後陣繼之斬首八百有奇
壬辰減杭州織造及尙衣監料銀 以尙寶少卿徐
貞明督治京畿水田初貞明爲給事中嘗請興西北水
利言神京雄據上游兵食宜取之畿內今皆仰給東南
豈西北古稱富彊地而不足以實廩而練卒乎夫賦稅
所出括民脂膏而軍船夫役之費常以數石致一石東

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變運道多梗竊有隱憂聞陝西河南故渠廢堰在在有之山東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輔諸郡或支河所經或澗泉自出皆足以資灌溉北人未習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興也蓋水聚之則爲害散之則爲利今順天真定河間諸郡桑麻之區半爲沮洳由上流諸河之水惟泄于貓兒灣欲其不汎濫而壅塞勢不能也今誠于上流疏渠濬溝引之灌田以殺水勢下流多開支河以泄橫流其淀之最下者皆以瀦水稍高者皆如南人築圩之制則水利興水患亦除矣至于永平灤州抵滄州慶雲地皆荏

葦土實膏腴元虞集欲于京東濱海地築塘捍水以成稻田若倣集意招徠南人俾之耕藝北起遼海南濱青齊皆良田也宜時簡憲臣假以事權毋阻浮議需以歲月不取近功或撫窮民而給其牛種或任富室而緩其科征或選擇健卒分建屯營或招徠南人許其占籍俟有成績次及河南山東陝西庶東南轉漕可減西北儲蓄常充國計永無絀矣疏入時以財匱不能舉會御史傅應禎建言廷杖下獄貞明入獄視之坐貶太平府知事被謫南行次潞河著潞水客談一書論水利當興者十四事兵部尙書譚綸見之謂其必可行于是貞明召

還爲尙寶丞己工科給事中王敬民薦之會巡撫張國
彥等方開水利于薊州永平間有效遂加貞明尙寶司
少卿兼監察御史領墾田使令遍厯郊關與撫按等官
講求疏濬蓄之法貞明請先詣永平募南人爲倡從
之是月兵部尙書張學顏罷初學顏以附張居正劾
劉臺賊私臺論戍居正旣敗御史馮景隆劾李成梁附
居正飾功學顏亟稱成梁十大捷非妄景隆亦坐貶下
一時物論皆以學顏黨于居正成梁于是御史孫繼先
曾乾亨給事中黃道瞻交章論學顏皆坐黜謫學顏疏
辯求去又請留道瞻不聽

据明史本傳
事在十二年

至是順天府通

判周宏禴又論學顏交通太監張鯨亦坐謫降學顏前
後八疏乞休乃聽致仕去改王遴于兵部召南京吏部
尙書畢鏘爲戶部尙書

次異事見明史學顏本傳證之
李沂附傳宏禴劾學顏在十三

年春與七
卿表合

夏四月丙午以旱故復大雩戊申詔中外

理寬抑釋鳳陽輕犯及禁錮年久罪宗戊午步禱于南
郊面諭閣臣等曰天旱雖由朕不德亦天下有司貪婪
剝害小民以致上千天和今後宜慎選有司詔蠲天下
被災田租一年 初上追讐張居正甚以李植江東之
羊可立先後發其奸欲驟貴之而爲申時行等所持及
植劾尙書潘季馴論削籍上遂手詔吏部擢植太僕少

卿東之光祿少卿可立尙寶少卿竝添註于是廷臣益忌植等是月御史蔡系周因旱言事謂古者朝有權臣獄有冤囚則旱今李植以至尊脅廷臣專權之漸也且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尙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實由于此又曰植迫欲得吳中行柄國以善其後中行迫欲得植秉銓而騁其私倘其計得行勢必盡荼善類今日旱災猶其小者其他語絕狂誕所稱尙書謂季馴也疏上未報而江東之抗疏自謂中行用賢及張岳鄒元標之黨植與諸臣交歡猶未若臣之密請先罷臣官可立亦乞罷竝爲植辯于是給事御史齊世臣吳定等交

章劾之上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得紛爭乃已 五月

丙戌雨 丁亥寇犯瀋陽伏精騎塞下誘官軍游擊韓

元功追襲之敗沒 己丑召見閣臣于平臺申時行等

以陝西巡按御史董子行疏進一言巡鎮官須親歷地

方不可諉之將吏一言巡撫宜久任一言邊方兵備官

宜加優異一言沿邊同知通判等官宜慎選用破格遷

除上是其言時行因言巡撫久任甯可加俸加銜不可

輕易更動詔下其章于所司 六月辛丑慈甯宮成諭

禮部擇中秋吉日奉聖母還御新宮時諸督工內侍俱

陰錦衣南京御史王學會疏論其濫且劾工部尚書楊

兆諂諛中官兆皇恐引罪 壬寅建武所亂卒伏誅

是月四川松茂番作亂初松茂諸番列砦四十八歲爲
吏民患王廷瞻撫蜀時嘗遣將擊破丟骨人荒沒舌三
砦諸酋乃降故事諸番歲有賞資番恃強要索無已其
來堡也有下馬上馬過堡等錢戍軍所奉有新班架梁
掛絛等錢廷瞻一切除之西陲稍靜僅六七年勢復猖
獗是年夏楊柳番出攻普安堡犯歸水崖石門城遂入
金瓶堡殺守將巡撫雒遵屬副總兵李應祥討之提卒
三千入茂州克一巖諸番恃險剽如故無何遵罷徐元
泰代檄諭之使三反番不聽窺蒲江關斷歸水崖黃土

坎道築牆五哨溝絕東南聲援官軍攻之番見兵少顧
笑曰如此磨子兵奈我何磨子者謂屢旋轉而數不增
也元泰以聞詔會應祥合兵進勦 秋七月戊子雷震
郊壇廣利門及齋宮門擊傷榜題獸吻詔羣臣修省

是月御史龔仲慶又劾李植及吳中行沈思考爲邪臣

上惡其排擠出之外

攷異此据明史植傳在是月蓋自八月論大峪後始出植等于外以

王錫爵之反戈也諸書多系之六月今從正史

八月己酉京師地震 是月

上竟用徐學謨言作壽宮于大峪山役旣興李植以壽

宮地有石而首輔申時行以學謨故主之可用是罪也

乃與江東之羊可立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

石則宜改卜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非大臣謀國之忠時行奏辯曰車駕初閱時植東之不言今已二年忽劄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上爲責植等三人奪俸半歲 九月戊子彗星出羽林旁長尺許每夕東行漸小至十月癸酉滅 光山牛產一犢若麟有司欲以聞巡撫臧惟一不可上命禮部徵之尙書沈鯉諫惟一亦疏論不聽南京御史王學會抗言麟生牛腹次日旣斃則祥者已不祥矣不祥之物所司未嘗上聞陛下何自聞之母亦左右小人以奇怪惑聖心也今四方災旱老稚流離啼饑號寒之聲陛下不聞北敵梟

張士卒困苦呻吟嗟怨之狀陛下不聞宗室貧窮饔餐弗給愁困涕洟之態陛下不聞而獨已斃之麟聞彼爲左右者豈誠忠於陛下乎願收還成命內臣語涉邪妄者卽嚴斥之上責其要名沽直降興國判官是月李植等以大峪有石薦明習葬法之侍郎張岳太常何源疏入未報而王錫爵復從中尼之錫爵本植館師而東之可立又嘗薦之于朝三人方恃以爲奧援而錫爵恥爲三人所引因奏言張馮之獄上志先定言者適投其會而輒自附于用賢等撓鱗折檻之黨且日尋戈矛大臣如許國楊巍舒化等曩嘗舉爲正人一言相左不惜

劓刃此不平之大者于是御史韓國楨給事中陳與郊
王敬民等交章攻植等上乃下敬民疏貶植戶部員外
郎東之兵部員外郎可立大理評事張岳復具疏評諸
臣賢否頗爲植等三人地上以岳疏支蔓不足定國是
亦坐免 閏月戊戌振淮鳳災 上以李植言壽宮有
石恐寶座將置石上至是復親詣再閱之癸卯如天壽
山戊申還宮以大峪終吉遂調植及江東之羊可立于
外御史柯挺自言習葬法力稱大峪之美獲督南畿學
政而植同年生給事中盧達亦承風請正三人罪士論
哂之 植等旣謫諭德吳中行求去章四上詔賜白金

文綺馳傳歸贊善趙用賢光祿少卿沈思孝亦求去不
許用賢以許國等力詆抗疏言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去
君子空人國語甚憤激黨論之興遂自此始 庚申停

刑 是月召戎政尙書總督薊遼張佳允爲兵部尙書

以王遴致仕代之也 泰甯諸部長復犯蒲河殺中軍

張良棟等而西部伊勒敦

卽以兒鄧史作銀燈三編以爲卽伊勒敦也

亦窺

遼瀋李成梁遣部將李平胡出塞三百五十里搗破伊

勒敦營斬首一百八級諸部長聞之始引去

攷異事見明史李成

梁傳傳言寇犯蒲河殺裨將數人證之明史稿乃中軍張良棟等也今据增

冬十一月冬

至祀天于南郊遣官攝行先是禮科給事中王三餘言

郊祀必躬親載之會典乃者秋七月雷震郊壇宣示臣
工共圖修省今歲似宜親郊以荅天戒代攝之舉未可
以爲常上以其奏請不早詰責之 十二月丁卯汰惜
薪司內官冗員減四川採木三之一 是科順天鄉試
戚畹子弟有求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桂私其客
馮詩章維甯及編修史鈎子記純又濫取冒籍者五人
上怒命詩維甯荷枷解一桂鈎官申時行等爲之解上
益怒奪鈎職下詩維甯吏法司廷鞠無驗忤旨被讓卒
枷二人一月而調一桂南京會巡鹽御史蔡時鼎還朝
以事初糾發不由外廷徑從中出極言宵人蜚語直達

御前其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言官有私則是股肱耳目舉不可信所信者誰也上怒手札諭閣臣治罪會時行及王錫爵在告許國土家屏僅擬停俸且請稍減詩維甯荷校之期以全其命上不從責時鼎疑君訕上降極邊雜職又使人訶知發遣昌籍者多寬縱責府尹沈思孝對狀國家屏復上言人君貴明不貴察苟任一己見聞猜防苛察縱聽斷精審何補于治且使姦人乘機得中傷善類害胡可言願停察訪以崇大體宥言官以彰聖度上不懌時鼎竟謫馬邑典史是歲順義王徹辰汗卒

即乞慶哈
譯見前

初官軍定隴川還莽應裏

見以其

子思斗守阿瓦復攻孟養蠻莫副使李材備兵騰衝遣兵援之戰于遮浪大破其象陣生禽五千餘人未幾復大舉寇孟密孟密兵戰敗賊遂圍五章把總高國春率五百人破賊數萬連摧六營爲西南戰功第一進官世蔭副千戶

攷異事見明史緬甸劉綎傳大事記系之乙酉蓋平隴川之明年也今系是年之末

十四年春正月朝覲考察六科以考成本上奉旨從重處分閣臣申時行等言考成之法不過催徵錢糧捕獲賊犯提問官員三事而已今水旱災傷民力不及若以錢糧不完重處撫按則撫按別無計策惟參論有司有司別無計策惟敲朴百姓百姓不安盜賊蠭起此臣等

所大懼也盜犯逃亡潛跡異地撫按專駐一方豈能搜之于他省若以此重責不過嚴督司道比較州縣而持之過急必至拷逼平民報充抵數無辜被冤致干和氣此臣等所大慮也至官員提問其間有陞任遠方黜回原籍者行文提取非數月不至或人證不齊招承不服往返駁詰非旬月不完若畏避參罰急促了事又恐啟鍛鍊文致之風此亦非治體之所宜也皇上肅清吏治不過欲事治民安而已臣等以爲事苟治不必苛責民苟安不必過求請今次罰治仍照節年明旨爲當疏入從之

攷異據從信錄見綸扉章奏
明書亦系之正月今據之

改南京右都御史

辛自修爲左都御史以趙錦憂去代之也 二月癸未

嚴外官餽遺之禁 是月冊封貴妃鄭氏爲皇貴妃以

皇三子常洵生也先是輔臣申時行等請冊立東宮上

以皇長子幼弱稍俟之時貴妃有殊寵甫生子卽進封

而恭妃王氏生皇長子已五歲不益封中外藉藉疑上

將立愛戶科給事中姜應麟抗疏言禮貴別嫌事當慎

始貴妃所生陛下第三子猶亞位中宮恭妃誕育元嗣

翻令居下揆之倫理則不順質之人心則不安傳之天

下萬世則不正請收回成命先封恭妃爲皇貴妃而後

及于鄭妃則禮既不違情亦不廢又言陛下誠欲正名

定分別嫌明微莫若俯從閣臣之請冊立元嗣爲東宮以定天下之本則臣民之望慰宗社之慶長矣疏入上震怒抵之地召大璫諭曰冊封貴妃初非爲東宮起見科臣奈何訕朕手擎案者再諸璫環跪叩首怒稍解遂降旨貴妃敬奉勤勞特加殊封立儲自有長幼姜應麟疑君賣直可降極邊雜職尋謫廣昌典史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孫如法繼言之竝得罪兩京申救者疏數十上皆不省自後言者益蠶起三月戊戌以旱蝗諭廷臣陳時政員外郎李懋檜郎中劉復初等爭言皇貴妃及恭妃冊封事章一日竝上上怒欲加重譴而

言者猶不已癸卯以閣臣申時行等之請詔諸曹建言止及所司職掌仍聽其長擇而進之不得專達于是言者指斥宮闈攻訐執政而門戶之禍大起罷治京畿水田是時徐貞明已墾田三萬九千餘畝又通厯諸河周覽水利分合將大行疏濬而閹人勲戚之占田者爭言不便遂罷之癸丑賜唐文獻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是科顧允成登第廷對策中直斥鄭貴妃進封事執政駭且悲寘之末第戊午以久旱敕修省夏四月癸酉京師地震有聲申時行等奏曰恒暘不雨陽亢也地震弗甯陰縱也願陛下祇天戒恤民艱愼起居修政

事報聞 壬午土默特率諸子糾泰甯部巴圖爾綽哈

等以三萬騎馳遼陽挾賞李成梁偵得之率副將楊燮

參將李甯等以輕騎出鎮邊堡晝伏夜行二百餘里掩

敵不意襲之于可母林獲首功九百斬其長二十四人

攷異明史本紀不具此據史稿月日也成梁傳系之二月蓋史稿据奏捷月日書之

五月戶部

尙書畢鏘罷鏘主戶部言錦衣旗校至萬七千四百餘

人內府諸監局匠役數亦稱是此冗食之尤宜屏除冒

濫至袍服錦綺歲有積餘何煩頻織天燈費鉅萬尤不

經以及濫予不可不裁淫巧不可不革諸近倖從中撓

之不盡行至是乃引年乞休敕驛歸鏘遇事守正有物

望歸後以年八十屢賜存問以戶部侍郎宋纁陞任本部尙書 六月癸未松茂番平諸番貢固巡撫徐元泰決計大征遣遊擊周于德邊之垣總兵郭成參將朱文達等將諸路兵進討總兵李應祥居中節制應祥令軍中各樹赤白幟一良民陷賊者徒手立赤幟下熟番不附賊者徒手立白幟下卽免罪番雖多遇急不能相救官軍連破河東西諸賊巢擒賊渠三十餘人焚碉房千六百有奇俘馘以千餘計是役也將士三路夾攻諸軍得所積粟留十日盡焚其砦自是羣番震驚不敢爲患邊人樹碑紀績嘉靖初邊之垣祖輪以指揮討茹兒

賊被殺漆其頭爲飲器及是六十年之垣乃得之以還
葬焉 是月山西盜起 是夏振直隸河南陝西及廣
西潯柳平樂廣東瓊山等十二縣饑 秋七月癸卯振
江西災 戊申敕戶兵二部令各撫按官查災重地方
蠲振招撫竝申嚴保甲緝捕盜賊 是月河南淇縣賊
王安聚衆流劫尋勦平之 九月壬辰大學士王家屏
丁繼母憂詔賜銀幣馳傳歸 乙卯停刑 己未復發
帑遣使振河南山東直隸陝西遼東淮鳳災 冬十月
丙寅杖禮部主事盧洪春于廷上久不視朝自九月望
後連日傳免又以頭眩暫罷日講孟冬時享太廟遣官

攝行洪春乃上疏言禮莫重于祭而疾莫甚于虛陛下
春秋鼎盛豈宜有此抑臣所聞更有異者先二十六日
傳旨免朝卽聞人言藉藉謂陛下試馬傷額故引疾自
諱果如人言則以一時馳騁之樂而昧周身之防其爲
患猶淺若如聖諭則以目前衽席之娛而忘保身之術
其爲患更深請明示廷臣若眞疾耶則當以宗社爲重
毋務爲豫樂以基禍若非疾也則當以詔旨爲重毋務
爲矯飾以起疑疏入上大怒傳諭內閣百餘言極明謹
疾遣官之故責洪春悖妄命擬旨治罪閣臣擬奪官不
從乃杖六十斥爲民御史先後申救奪俸有差洪春遂

廢于家久之卒 十一月癸卯祀天于南郊還御皇極殿受賀 初尼堪外蘭旣徙鄂勒琿城恃諸部中隔又近邊吏之援

大清太祖高皇帝乃議先攻近部連克棟鄂之翁鄂洛

城

在萬曆十二年

渾河部之界藩城棟嘉城薩爾滸城

十三年是

年復攻蘇克素護河之瓜爾佳城渾河部之貝琿城哲陳部之托摩和城皆克之遂越諸部攻尼堪外蘭于鄂勒琿邊吏不能援執以獻

太祖高皇帝遣將齋薩就斬之遂議歲幣通和好焉

攷

三編記克圖倫城于萬曆十一年五月尼堪外蘭築鄂勒琿城于八月以下便書丙戌斬尼堪外蘭事蔣氏東

華錄誤以克圖倫爲甲申之五月則相差一年而以後所克諸部亦不詳今自十一年以後所克諸部悉据魏源聖武記類記之

十五年春正月壬辰詔發內帑振山西陝西河南山東

諸宗室從宗室懷仁王府奉國將軍充煥之請也三編

太祖弟十三子代王桂之第八子分封懷仁六傳而至充煥充煥言各宗室貧窘可

憫狀上爲惻然趣命振之戶部因請陝西河南山東山

西歲俱大祲應照懷仁府一體振給從之 二月工部

尙書何起鳴罷先是尙書楊兆卒起鳴代之致異明史七卿表楊

兆二月卒何起鳴正月任二月免蓋兆以正月致仕二

月始卒也明史楊兆無傳而起鳴以正月任二月免具見列傳中起鳴故以督工與中官張誠厚會考察京官今類書之

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入起鳴于拾遺中給事中陳與
郊承執政風旨竝論起鳴自修實則攻自修而庇起鳴
上先入張誠言頗疑自修會御史高維崧趙卿張鳴岡
左之宜再劾起鳴上益不悅曰朝廷每用一人言官輒
紛紛排擊遂出維崧等于外給事中張養蒙申救亦奪
俸刑部主事王德新復疏爭語侵內侍上益怒下詔獄
究主者無所承乃削其籍于是自修不自安亦引疾去

以右副都御史石星爲工部尙書吏部左侍郎吳時
來爲左都御史 三月乙卯封徹辰汗子徹哩克

舊作
搆力

克嗣爲順義王其妻三娘子故諂達所奪之外孫女而

爲婦者也歷配三王主兵柄爲朝廷守邊保塞諸部畏服之上嘉其功敕封忠順夫人 是春謫吏部驗封主

事顧憲成爲桂陽判官先是御史高維崧等以糾何起

鳴被詰責憲成不平復上疏語侵執政遂有是謫憲成

無錫人允成其弟也

攷異事見明史本傳憲成上疏當在高維崧等之後今系之是春下

夏四月京師旱大疫詔百官祈雨

京師地震

攷異明史

本紀及五行志皆不載惟三編書于是年四月按明年六月京師地震明史五行志書云六月庚申京師地震再震疑卽承上文十五年而言是志中存脫文今據三編增入

以兵部侍郎王一鶚

爲本部尙書先是尙書張佳允致仕詔用楊博故事起

前吏部尙書嚴清掌兵部事遣使趣行而清病甚不能

赴至是始以一鶚陞任代之 五月山西代州振武衛

雁門所太原陽曲徐溝交城同日俱地震

攷輿明史五行志但云山

西地震今据三編增入州縣衛所地名

刑部尙書舒化罷是年考察拾

遺南京科道論劾化三疏乞歸不許會當慮囚復起

視事中貴傳上意宥重辟三十餘人化爭不可詔卒從

其議尋稱病篤乃聽歸召南京兵部尙書李世達代之

六月戊辰敕内外文武官冠昏喪祭宮室輿馬衣服

毋得踰制奢僭 是月京師大雨如注官民牆屋所在

傾頽溺斃死者無算命順天府加意振卹 秋七月河

決開封時河南開封等府陝州靈寶等州縣入秋淫雨

黃河泛漲衝決隄防漂沒人畜內閣申時行謂河道未
大壞不必設都御史請遣風力老成給事中一人行河
乃命工科都給事中常居敬往居敬請敕河南山東凡
有河道地方各令巡道督理捲埽築壩補漏塞決明立
賞罰晝夜併工務俾安瀾毋貽漕患從之 江南水江
北蝗山西陝西河南山東旱詔蠲振有差時所在告災
河北尤甚戶部侍郎孫丕揚上言黃河以北饑民食草
木陝西富平蒲城同官等縣至于食石石出三縣山中
臣得以目見謹取二斤以進今海內困于加派其窮非
止啖石之民也宜寬賦節用罷額外徵派及諸不急務

損上益下以培蒼生大命上感其言頗有所減罷云

八月庚申上視朝罷諭內閣申時行等謂今日災沴頻仍良由有司貪墨不恤百姓又刑獄多有冤抑撫按不爲伸理以致傷害和氣今懲貪墨理冤獄是弭災第一要務時行等因言今日救荒之政宜蠲振並行請以災傷之重輕定蠲恤之分數若待撫按申請則恩歸臣下惟祈陛下出自聖裁徑以詔救行之則人心愈加感悅矣上是其言遂下蠲振之詔

攷異事見明史本紀據朱國禎大事記蓋是月初三

日視朝後語懲貪墨理冤獄二事出自上裁蠲振二事則閣臣所請也是月戊午朔三日卽庚申也

癸

亥免山東被災屯糧九月丁亥朔日當食陰雲不見

己丑停刑 是月山西蒲州安邑解州同日地震聲

如雷 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卒上數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及掌南臺有御史偶陳戲樂瑞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南畿提學御史房震慮爲瑞所糾欲先發連疏醜詆之瑞亦屢疏乞休不允至是卒于官南京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簾有寒士所不能堪者因泣下醵金爲歛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謚忠介 震之詆瑞也朝野多切齒而政府芘之擬旨譙讓而已進士顧允成不勝其憤偕同年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言震妬賢

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因劾其欺罔七事內閣擬旨
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
令九卿約束觀政進士毋得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
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
人罪且移牒諸司加之箝束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
反禁其讜言直諫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教以緘默
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
又不當言大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陛下
安從聞之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之等茲以書生
言事未聞以爲罪獨奈何錮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

三人遂廢寰復詆瑞及思孝其言絕狂誕由是獲罪清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其奸貪寰亦訐鼎思遂坐竝謫于是寰亦不復振是時給事中邵庶請禁建言諸臣刑部員外郎李懋檜上言邇歲馮保張居正交通亂政其連章保留頌功誦德若陳三謨曾士楚者竝出臺垣而請劍引裾杖謫以去者非庶僚則新進書生也果若庶言天下幸無事則可脫有不虞之變陛下何從而知庶復以堂上官禁止司屬爲得計伏覩大明律百工技藝之人若有可言之事直至御前奏聞但有阻遏者斬大明會典及皇祖卧碑亦屢言之百工技

藝之人有言尙不敢阻況諸司百執事乎庶言一出志士解體善言日壅主上不得聞其過羣下無所獻其忠禍天下必自庶始陛下必欲重百官越職之禁不若嚴言官失職之罰當言不言坐以負君誤國之罪輕則記過重則褫官科道當遷一眛其章奏多寡得失爲殿最則言官無不直言庶官無事可言出位之禁無庸太平之效自致矣上責其沽名命貶一秩科道合救不允庶偕同列胡時麟梅國樓郭顯忠復交章論劾乃再降一秩爲湖廣按察司經歷冬十月庚申內閣申時行詣發留中章奏自貴妃進封諸臣被譴後凡言建儲分封

及進封恭妃者概留中置之而上年壯倦勤諸章奏亦多留中不下乃有是請十一月戊子鄖陽兵亂時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李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爲學宮參將米萬春諷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囚毀諸生廬舍直趨軍門挾賞銀四千洶洶不解居二日萬春脅材更軍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惟甯知府沈鈇等材隱忍從之惟甯責數萬春萬春欲殺之惟甯跳而免材遂復劾惟甯激變事聞詔貶惟甯三官材還籍聽勘御史楊紹程劾萬春首亂宜罪政府申時行庇之置不問

十六年春二月上御經筵閣臣申時行等請之也

攷異
招明

書通紀皆書御經筵于是年二月蓋
自此以後經筵之日講爲僅見矣

三月壬辰詔改

正景皇帝實錄從國子司業王祖嫡議也祖嫡言建文
之革除未復景泰之附錄未正今宜復建文位號修輯
四年事蹟盡廢野史不經之說其景泰宜自爲一錄削
廓仄舊名疏下羣臣議于是申時行奏言建文年號因
成祖靖難之日詔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爲紀其建
文年號相傳以爲革除及考靖難事蹟亦稱少主稱元
年二年三年四年則是未嘗革除也但不稱建文耳英
宗實錄修于成化初年在景皇帝位號未復之先故仍

稱邲戾王而景泰七年事遂附英宗實錄之內今景皇帝位號已復不過于實錄內改正其理順而事亦易詔從之然卒不果行 山西陝西河南及南畿浙江茲大饑疫 是月起前尚書潘季馴爲右都御史總督河道初季馴以李植劾罷爲民御史李棟上疏訟之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旣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尚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會通河至于今是賴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甯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其後論薦者不已遂起季馴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

理至是復設專官尋加季馴工部尙書 夏四月以北
直隸大名河南開封等府水旱相仍詔發歸德米價銀
暨直隸存留銀振之又截留漕糧二萬石發給鳳陽淮
安揚州滁州四府州平糶振饑 五月乙巳以軍儲倉
火諭禮部言軍糧草束乃國之至要者今天下災傷重
大民窮時艱上天示警宜存敬畏乃敕內外官修省是
時南北諸省並告災諸司撫輯振救之疏日上而訖無
良策故有是命

三編發明曰神宗之朝災異疊見史不勝紀而修省
之詔亦時時屢下茲十六年各省災傷之見于志傳

者不一書非第軍儲倉火已也其因天警而飭修省亦未爲非是第以側身修行之旨徒託諸空文幾若尺一旣頒而應天之事已畢至諸司撫輯振救之疏交章以陳君若臣漫無良策惟恃此一詔以共鑒白于中外臣民則此意已足以致災尙何修省之有

是月四川巡撫徐元泰總兵官李應祥奏討四川建昌叛番平之建昌越雋諸衛番獫狁雜居建昌逆酋曰安守曰五咱曰王大咱與越雋叩部黑骨夷竝起爲亂元泰議大舉徵兵萬八千以副總兵朱文達參將邊之垣分將而應祥統之以十四年十一月破大咱于桐槽破五

咱于禮州大咱亡入山峪中未幾五咱據磨旗山挑戰
官軍夾擊賊退保毛牛山山延袤六七百里連大小西
番界文達兵大破之五咱西遁與安守合結砦西溪應
祥令諸將連兵圖五咱而遣裨將田中科設伏襲安守
于麥達禽之守爲羣寇之魁斬以徇西南諸夷酋皆震
怖于是商山四堡番乞降于之垣大小七板番乞降于
文達呼號頓首誓世世不敢叛五咱勢窮走昌州亦爲
裨將王言所獲乃移兵討大咱及黑骨夷裨將王之翰
禽黑夷酋阿弓等七人于大孤山又搜得大咱于普雄
酋始咱所于是建昌越雋諸番悉以去年七月平之至

是上首功二千有奇撫降者三千餘人〔攷異明史本紀記平建昌叛番〕

于是年五月据奏報月日也證之李應祥傳破大咱五

咱在十四年十一月明年諸番盡平傳中特書云時萬

曆十五年七月也又證之朱氏大事記亦云自丙戌冬

月至明年七月二十八日與明史本傳合蓋傳中所据

皆原奏中平賊月日也時因火災修省御史潘士藻

今從本紀奏報書之

言今天下之患莫大于君臣之意不通宜仿祖制及近

時平臺煖閣召對故事面議所當施罷撤大工以俟豐

歲蠲織造燒造以昭儉德免金花額外征以佐軍食且

時召講讀諸臣問以經史修省之實莫過于此初士藻

巡視北城有近侍私出禁城邏者執之爲所毆訴于士

藻士藻牒司禮監治之上恚曰東廠何事乃自外廷發

杖兩闔斃其一中官張鯨方掌東廠銜之至是激上怒
謫士藻廣東照磨 六月乙卯禁見任官立生祠 庚
申京師地震 甲子以災傷停減蘇杭織造 是月蘇
松等府大旱太湖水涸 巡按山西御史陳登雲還朝
會廷臣方爭建儲登庸謂議不早決由貴妃陰沮之乃
因災異抗疏劾妃父鄭承憲懷禍藏奸窺覬儲貳日與
貂璫往來且廣結山人術士陛下不震奮乾綱斷以大
義雖日避殿撤樂素服停刑恐天心未易格天變未可
弭也疏入貴妃承憲俱怒同列皆爲登雲危竟留中不
下 閏月閣臣請以秋涼御經筵奉旨俟之 秋七月

乙卯免山東被災夏稅 庚午定邊臣考績法 八月

壬午朔日有食之

臣撰明史本紀凡日食必書是年八月據三編明史稿皆書壬午朔日食

蓋明史漏脫今據增

乙未詔取太倉銀二十萬充閩陵賞費上

頻年詣大峪視壽宮至是車駕將出故有是命 九月

己未停刑 青海部長寇西甯殺副總兵李魁青海者

詣達迎佛所建寺之地賜名仰華留巴爾圖

舊作把爾圖及

賓土

即丙菟見前

浩爾齊等守之遂與套寇布色圖

舊作卜失菟

等相結至是犯西甯魁方醉單騎馳之中矢死

致異明史本紀

作青海部長他不襲無攻今據鄭洛傳書之

庚申如天壽山閱壽宮 甲

子次石景山觀渾河見水勢洶涌因問黃河何如輔臣

申時行等對以十倍未止上愕然乃詔修黃河護陵寢
乙丑還宮 丁丑太白晝見 是月禮部尙書沈鯉罷
初鄭貴妃進封鯉率僚屬請冊建皇長子進封其母不
許又請宥建言貶官姜應麟等被旨譙讓建儲一事上
許以少俟二三年至是屆期鯉執前旨固爭復不從京
師久旱鯉備陳恤民實政以崇儉戒奢爲本且請減織
造已京師地震又請謹天戒恤民窮語皆切至上每嘉
納初藩府有所奏請賄中貴居間禮臣不敢違輒如志
至鯉一切格之中貴皆大怨數以事間于上上漸不能
無疑累加詰責且奪其俸自是有去志而申時行銜鯉

不附已亦忌之一日鯉請告遽擬旨放歸上曰沈尙書
好官奈何使去傳旨諭留時行益忌其私人給事中陳
與郊爲人求考官不得怨鯉屬其同官陳尙象劾之與
郊復危言撼鯉鯉求去益力上有意大用鯉中官密以
上意示鯉鯉拒之曰禁中語非所敢聞卒累疏引疾去
既歸累推內閣及吏部尙書皆不用以禮部侍郎朱
賡爲本部尙書陞會同亭工部尙書專督陵工冬十
一月庚戌以甘肅兵變罷巡撫曹子登總兵官劉承嗣
改崇明史作九月庚午史稿據奏至月日也今從之

辛酉禁章奏浮冗 十二

月癸未杖吏科給事中李沂于廷初中官張鯨掌東廠

橫肆無憚御史何出光劾鯨專擅威福并及其黨錦衣都督劉守有序班邢尙智尙智論死守有除名鯨被切讓而任職如故御史馬象乾復劾鯨詆執政甚力上下象乾詔獄申時行等力救且封還御批不報許國王錫爵復各申救乃寢前命而鯨竟不罪外議謂鯨以金寶獻上獲免沂拜官甫一月上疏曰陛下往年罪馮保近日逐宋坤鯨惡百保而萬坤奈何獨濡忍不去若謂其侍奉多年則壞法亦多年謂痛加省改猶足供事則未聞可馴虎狼使守門戶也流傳鯨廣獻金寶多方請乞陛下猶豫未忍斷決中外臣民初未肯信以爲陛下富

有四海豈愛金寶威如雷霆豈徇請乞及見明旨許鯨
策勵供事外議藉藉遂謂爲真虧損聖德夫豈淺鮮且
鯨奸謀旣遂而國家之禍將從此始臣所大懼也是日
給事中唐堯欽亦具疏諫上獨手沂疏震怒謂沂欲爲
馮保張居正報讐立下詔獄嚴鞠時行乞宥不從讞上
詔廷杖六十斤爲民御批至內閣時行等欲留御批中
使不可持去上特遣司禮張誠出監杖時行等上疏俱
詣會極門候進止上言沂置貪吏不言而獨謂朕貪謗
誣君父罪不可宥太常卿李尙智給事中薛三才等抗
章論救俱不報國錫爵以言不見用引罪乞歸錫爵言

廷杖非正刑祖宗雖間一行之亦未有詔獄廷杖并加
于一人者故事惟盜賊大逆則有打問之旨今豈可加
之言官上優詔慰錫爵僅勒鯨聞住初馮保獲罪實鯨
爲之故上云然或謂張誠素德保因授意言者發之其
時周宏禴潘士藻皆以忤鯨得罪而沂禍爲烈家居十
八年未召而卒 己丑命禮部祈雪